

寻春记

□青颜如风

连绵数日的阴沉天气之后，阳光终于揭开面纱。

如姗姗而至的姑娘，她浅笑轻颦，世界便一片明亮。

春天便随着这阳光呼之欲出了。

周末，带儿子外出寻春。

春天首先氤氲在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禹王路街道马谢村的黄河梅园中。

数不清的梅花，一朵接一朵地昭示着春天的到来。

对于北方人而言，除了寒冬时节室外那一株株淡黄、蜡质的不起眼的蜡梅，梅花的意向，只能在“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等诗句中寻找。而如今，在这座宛若黄河臂弯中一颗明珠的城市，千朵万朵压枝开的梅，已经由诗中、画中，来到眼前、手边。

就如同这一园淡雅的馨香，一园浓艳的色彩。梅，一株株，一枝枝，一朵朵，兀然而立，或娇俏，或淡然，或洗净铅华，或堆锦灿烂。

花儿是春天的使者，更是春天的主角。

时光流转，谁非过客，花是主人。

春天把消息早早散布给了黄河梅园中的花朵们，它们挤挤挨挨争先恐后地用生命的绽放，传递着季节的声音。

你，捕捉到了吗？

春天是从庙底沟考古遗址公园中的旷野中悄悄露出头的。

从闪耀着中华文明第一缕曙光、绽放着“庙底沟之花”的庙底沟博物馆出来，儿子用春天一样的眼睛在博物馆周围的野地里寻找着生命的初遇。

在犹自枯黄的草丛中，在松软芳香的泥土中，我们与一片印着拙朴纹痕的陶片相遇。当得知自己小手中握着的，很有可能是几千年

前生活在这里的先人留下的物品时，儿子清澈的目光中布满欣喜和惊奇。

因为这块陶片，你遇见了时间，穿越了时间。

我对孩子说。

稚嫩的身影继续在枯草间逡巡，一双奔跑的小脚下，隐隐的绿色，即将冲破季节的桎梏，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生发，泛青，蓬勃。

一棵嫩生生的白蒿出现在视野里。

正月茵陈二月蒿。这是正月的最后两天，一棵可入药的植物绿中披银，像覆着白纱的圣女，孤零零地长在一棵树旁，无声却又喧嚣地昭告着天下：春天已来临。

是，春天已来临。

阳光下，风筝在蓝空中高飞，孩子在黄河岸边奔跑。白天鹅依旧悠闲地扑闪着翅膀，站在岸上观赏的人，丝毫看不出这些鸟儿怀揣着即将离开的忧伤……

春天开始在黄河之畔汨汨流淌。

河水愈宽，波光如金，河对岸的中条山平整不失生动。两位从外地来的画家凭河远眺，对着黄河及其对面长卷似铺展开的群山指指点点，胸中勾画着三门峡的山，三门峡的水，三门峡的风光与故事……

春天走进了黄河岸边的古枣林，铅笔画似的墨色枣林如一排排士兵，齐刷刷地站在泥土里，在一场春雨之后，无声酝酿着一场暴动，期冀着一个绿意盎然的春的王朝诞生……

当柔暖的风吹落行人厚厚的衣衫，孩子饱满的额头上挂满明亮的汗水时，我不再寻找春天。

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眼睛里，落入眼底，化作无声的温柔；春天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心中，浮上脸颊，绽放成一朵微笑的花。

等待了整整一个季节

□贺斌

(一)

在时间的拐点
一切都显得那么轻快，惬意，安然
和暖的阳光，一点一点腾挪
悠闲地在北麓山吟唱
在布局一个充满希冀和灿烂的腾欢
季节，邀约春风轻盈孤独的心扉
你猜，我的眼眸已经呈现
绿色在寒冬醒着的图片上孕育希望
轻丝漾春姿，我闻到了泥土的芳香
化身一粒春播的种子
在绿意泼染的田园，发芽生长
而蓝天上的云朵，不断变幻
游动，也在接近天堂的地方
弥漫成一道缕罗。一曲欢快的乐章
连同春的使者，怒放成一阙光环
追赶着滋长的生灵，奔赴同一个方向

(二)

物种，搭乘春风启航
让初生的疼痛，借助雨水的力量
挤进唐诗宋词顿挫的律行
我用草书，勾勒春的图腾
一笔一画把桃花、梨花、油菜花
全都雕刻在春天的门楣上
落款盖上阴文和阳文，两枚印章
不，最好也盖上启首印章
我顺着春意延伸的地方
听见庄稼在田野，扯着嗓子向上拔节
一个虚构的手势，托起泥土的萌动
鹤鸣水岸，邀月当歌
用曼妙的声音拓宽了一条，通往
无边际的梦幻之路。我也看见
一习朴素的春风，不动声色
就表达了对山谷那份深深的思念

伏牛

题字：邵玉铮

官坡底色

毫无疑问，官坡的主色调一定是红的，除此之外，还有白色、黄色、绿色与之相辉映。这多姿多彩的颜色，共同勾勒出了官坡的厚重与亮丽，也共同描摹出了官坡的昨天与今天。

在官坡镇兰草村，矗立着“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长征纪念馆”，这里同时也是“红二十五军军部旧址”。1934年12月5日，正行进在长征途中的红二十五军翻越皮岭进入卢氏境内，7日晚抵达兰草，8日早经铁锁关入陕。这几十个字的叙述现在自是很简单，但当年的艰苦卓绝几乎不可想象——前有拦截、后有追兵、缺粮少弹、重山阻隔，若非亲身经历，任何的文字描述都是苍白无力的。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之中，红二十五军在卢氏的这3天，依然以其严明纪律演绎了《一双手草鞋》的故事，以其官兵平等留下了刘华清让马的佳话，更以其鱼水深情造就了“军史布衣第一人”陈廷贤。这支平均年龄最小的红军队伍，因最先到达陕北，被誉为“北上先锋”，而且实现了“队伍增员、独立创建稳固革命根据地、发展地方游击师”三个“唯一”，就连毛主席也称赞过“二十五军远征为中国革命立了大功”。卢氏能够跻身全省13个“老苏区县”之一，官坡在其中占有很重的分量。

流年碎影

没有丈量时间的家伙什，可让大胡子队长伤透了脑筋。

每天上下工，他都是手搭凉棚，仰着古铜色的脸，眯着昏花的老眼，看日头估摸时间。自从队里买回那个铁疙瘩闹钟，上工下工，大胡子队长就神气多了，一只手提溜着那个明光锃亮的洋玩意儿，一只手拿杆很有年代感的旱烟袋，就连走起路来，都像一阵风，轻飘飘的。

生产队刚买回那个闹钟的时候，大胡子队长不但不会摆弄它，就连上边哪根针代表啥都不晓得。后来他学会了上发条，他说，这东西跟人吃饭一样，见天都得吃，一天不叫它吃，它就偷懒。然而，只会上发条，却依旧弄不明白闹钟上头那三根指针都是干啥用的。村里一个有文化的年轻人专门给他做了专题讲座，教他辨认表上哪根针代表啥意思。年轻人说，最长的那根叫秒针，不长不短的叫分针，最短的叫时针。他听得很认真，听完了却说，这么难记，啥秒呀分呀，我一个都记不住！年轻人就又教他一遍，末了，他挠挠花白的头发，眉头揪成一疙瘩说，啥这针那针的，太难记！年轻人看实在教不会，就放弃了。下工回到屋里，大胡子队长盯着闹钟足足看了一个时辰，最后，他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兴奋地一跳老高，给他老婆说，啥这针那针的，我就给走得最快的那根长针叫忙针，给最短走得最慢的叫闲针，给那根不长不短的叫闲忙针，你说咋样？他老婆盯着闹钟瞅，瞅完就笑了，笑得眼泪差点没流出来，笑完她说，你真算个人物，甭说，你起这个名字可真好记！

第二天上工，大胡子队长就给社员们卖弄起自己在闹钟上的新发现和新的“新发明”，围拢在他身边的社员们听完，都禁不住哈哈大笑。有说他眼毒

报刊发表作品，小有名气。女孩成了我的妻后告诉我，选择我，那末迎春花起了很大作用。所以，我一直感念着，是那末迎春花给我带来了敲寒迎春的好运。从此，我对迎春花更添了一层敬意。

早春二月，正是迎春花开放的时候。若有朋友要来我的家乡看花，只需从洛南县坐车至三要，再从三要向南，沿一脉冷冷清清的春水，随山移水转，到一山湾口，展现在你眼前的，就是仿佛江南原野上的油菜花一般的金灿灿的迎春花。花儿暗香浮动，让你梦幻与现实不分，恍若来到一处神仙福地。在村口，你只需大喊我的名字，不是我，便是我的妻，就会来迎接你。为了招待你，我的妻子定要“采一篮春日”，而我已打开一瓶陈年老酒，待与你共饮同醉在这迎春花丛中。

迎春花虽未入“君子”之列，但毫不影响它的不凡，也备受古今文人雅士热爱。“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凭君与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这是唐朝诗人白居易笔下的迎春花。“覆阑纤弱绿条长，带雪冲寒折嫩黄。迎得春来非自足，万千千卉共芬芳。”这是北宋政治家韩琦笔下的迎春花。“浅艳侔莺羽，纤条结兔丝。偏逢早春发，应请众芳迟。”这是宋朝诗人晏殊笔下的迎春花。“院边灿灿绽金花，落地生根似锦霞。还欠春诗一首，东风送韵到韩家。”这是当代诗人四月天笔下的迎春花。四月天，吾妻也。

当年“东风送韵到韩家”，天意送我一位美丽可人的妻子。今日东风送韵到家乡，家乡遍开迎春花。

家乡遍开迎春花

□韩景波

温情独白

一轮明月心头照

□李健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的诗句，不由令人想起故乡，想起故乡那轮皎洁的月亮。故乡的月亮，一直住在我岁月的深处。那时的月亮，仿佛是一只银色的罗盘，高高悬挂在天宫，又像一条小小的月亮船，装载着无尽的诗句和童话。

“月奶奶白呱呱，编织布娘纺花。”每当奶奶摇动纺花车，月光便会从门楣窗棂悄悄挤进来，照着奶奶手中拉动的条状棉花蕊，我们戏称“花格节”。在飞落的收放中，手指悠扬起伏仿佛随着优雅舞步，花格节又如春蚕缓缓吐出雪白的丝线，线的末端，奶奶右手高高一扬，棉线就呼噜噜盘旋在锭子上，一个鼓腾腾的线穗，便在奶奶的故事声中诞生。

坐在奶奶身旁，听她一边“嗡嗡”地纺棉，一边讲着董永卖身救父、王祥卧冰求鲤、匡衡凿壁借光的故事，很难想象不识一个字的奶奶，是如何记住了这仁孝慈善的典范，又是怎样经过自己的一番加工生动地讲给我听。

时隔多年，我常常想起那些有月光的夜晚，想起那些种在心中的“月亮”，是否还残留着我的童年，是否还明晃晃一如从前？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再次夜游黄河岸，虽然没能观赏到“黄河明月”的奇观，却看到了一群追逐“月亮”的人。说他们是在寻觅黄河雅石，不如说是他们在追逐着各自的“月亮”。

“镶”在黄河石上的月亮，仿佛得道仙月，圆不自满，缺不自卑，有圆有缺，盈亏淡然。

追月人肩头扛着的那一方“月亮石”，分明就是天上那轮明媚神秘的月亮，虽不能言，但最可人，天人合一，无声似言。“黄河月亮”是黄河人独特的赏月文化，那天然的石上月，是栩栩如生的山水画，唐朝宋雅的立体诗，心旷神怡的歌、陈年的醉人酒，是人们返璞归真、亲近自然的一种追求。

天无月不雅，地无月不韵。每每看到夜晚的月亮，我就会想起远去的奶奶。望着天上的月亮，仿佛一伸手就可触摸到奶奶的脸庞。虽一个天上，一个地下，但这月亮，永远定格在了童年的梦里。